

此山

鄧達智

四年前端午節，甥女們從柏林及倫敦趕到，之前她們幾個表兄弟們也已從多倫多回來過，捨不得再見，不辭路途勞苦飛萬里，幾個月間一再回來再見又再見。雖知時日無多，早存充足心理準備，沒想到媽媽離開的時刻來得那麼快。黃昏從醫院出來，十多個人湧到藍地李紅酒家，多天下來就是忙著進出醫院，都沒讓大家吃一頓好，那夜舉杯同慶，慶幸母親仍在。

母後四年

端午節那天，五月初六清晨，醫院來電急召，母親彌留，匆匆趕到，一輪周張後情況緩和，在世的港的弟兄姊妹到齊，編好守候時間表，我與大姐幼弟第一組，眾人散去回家稍事休息的回家，吃午飯的吃飯，抽煙的走到醫院外頭，上廁所的上廁所。那一張椅子自己獨自坐在病房門邊，既守著媽媽，也用手機打著連交，早已過了死線的專欄稿子。



今天農曆五月初六，端午節後一天，母親離開我們整整四年！

七竅，不染一塵，豈非爽口，自可觀心。韓愈有詩說：「冷比霜雪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古代的藥籍更有「藕皮散血，始自庖人」和「男食非，女食藕」的說法。荷花的果實是蓮子，相信不食甜品的人，也曾嚼過八寶藕和裹蒸粽裡的蓮子吧？唐朝的皇甫松有《採蓮子》詩兩首，是詠蓮子中最膾炙人口的：「菡萏香連十頃波，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脫紅裙裹鴨兒。」

國宴第一宴

寫國劇本涉及舊時北平的六國飯店，一直以為北京飯店前身就是六國飯店，原來兩回事。一九零零年，北京崇文門蘇州胡同南邊開了一個小酒館，東主是兩個法國青交民巷外國兵營附近，很快就把思鄉的英法德意志兵全吸引來了，生意大好。一九零三年小酒館搬到了東長安街南口王府井，建起六層樓，掛上了北京飯店的牌子，成為當時北京最高的樓房和最大的飯店。

全國各地的知名人士、富商、政客、名流，他們吃過見過，不能讓他們覺得「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是土匪，周恩來是江蘇淮安人最熟悉淮揚菜，親自把關，保險他們挑不出任何差錯。北京飯店按照總理的指示臨時搭起一個中餐廳，從玉華台飯莊請來九位頂級廚師，個個都是高手，辦宴席是他們拿手好戲，但要做大廚，供六百多人同時進餐還是有難度。魚翅、海參、扒鴨、燕菜湯、獅子頭可以預早燒出半成，紅燜大蝦、鮮魚菜心、乾燒魚、大煮乾絲等必須現做現吃。廚師長姓朱，十九歲就師從名廚，手藝上乘沒的說，但也從來沒做過這麼大的宴席，就算做過，大廚的責任也只是侍候好最重要的主桌就行。這次是國宴，桌桌不能馬虎。朱廚師長想出來一個辦法，就用「大鍋菜」，一口碩大的炒鍋，一鍋能盛六十盤，保證色香味俱全，真真功夫。

北京飯店店經理易手，但最早東主是法國人，一直還是以西式法餐為主。國宴必須用中餐，周恩來決定以淮揚菜為主，倒不是周恩來有個偏見，國宴請的外國賓客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來自完她讀不絕口，承認北京飯店是中國烹飪的大本營。

隨想

與國

昨日提到澳門荷花節時，曾引了李漁在《閒情偶寄·芙蕖》對荷花在末開與盛開時可觀賞之處，讚不絕口，他在文章結尾更說：「是芙蕖者也，無一絲一刻，不適耳目之觀；無一物一葉，不備家常之用者；有五穀之實，而無其名；兼百花之長，而各去其短。種植之利，有大於此者乎？」

荷的種種

荷花之根為藕，廣東的蓮藕湯和煎藕餅，是港人的夏日常飲常食。上海菜的糖藕，更是甜食中的佼佼者。古代食譜中曾說，蓮藕「中虛七竅，不染一塵，豈非爽口，自可觀心。」韓愈有詩說：「冷比霜雪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古代的藥籍更有「藕皮散血，始自庖人」和「男食非，女食藕」的說法。荷花的果實是蓮子，相信不食甜品的人，也曾嚼過八寶藕和裹蒸粽裡的蓮子吧？

葦葉、粽香、荷包

許多年前，我們這裡有一條河，這條河經過村西的一個泥塘，給這片泥塘注入了河水，也帶來了許多的水生動物，使這個原本很小的泥塘，生長出許多的葦子來。我童年的記憶裡，它就是村裡最美的風景。我童年的記憶，就是從這片葦塘開始的。從我記事起，我們就在這片葦塘裡玩耍。春天，女孩在葦塘邊採花，男孩鑽進葦塘裡逮鳥。夏天，女孩在葦塘邊撈魚，男孩則在葦塘裡洗澡。我們只在淺水的地方玩。水深的地方，水最為清澈，大人們就在這裡漿洗衣裳。葦塘裡的泥很多，人在水裡攪來攪去，都把手攪渾了。水裡的小蝦往外跳，小魚仰著頭在水面上呼吸，從牠呼吸的地方冒起一朵朵微小的浪花，我們就拿盆到葦塘裡逮魚蝦。葦塘裡有一種鳥，叫起來「喳喳」響，我們都叫他「葦喳喳」。這種鳥長得很漂亮，腿長，尾巴也很長，羽毛是綠色的，還有幾根藍色的小羽毛，每天都在不停地歡唱。牠們很聰明，會自己做窩，每年六七月份，牠就要做好窩，然後在自己的新家裡抱窩。也有鳥不做窩，因為牠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窩，已經在這裡住了很久了。有許多許多年了吧？牠的窩做得很巧妙，不知從哪弄來的麻繩，將三根相鄰的葦子緊緊地捆住，使其交叉成一個三角形，再從附近的村莊裡、田野上找來一些草根、亂麻，轉著葦葉的三角架盤成一個圓圓的窩，窩裡覆上柔軟的棉絮，或者羽毛，便開始下蛋了。少則下三個，多則下五個，大都是單數，雙數是極少見的。葦喳喳醒窩的時候，也是小夥伴們最快樂的時候。那時生活條件差，沒有什麼好吃的，嘴饞了，孩子們就到葦塘裡找鳥蛋。雖然那時還沒有生態保護的意識，但是大家都知道，一次不能拿太多。一窩鳥蛋，如果裡面有三個，他們就拿一個，如果有五個，他們就拿兩個，總得給他留幾個。不然葦喳喳會生氣，一生氣就會氣跑了，以後想吃鳥蛋也就沒有了，所以大家很自覺。面對這些帶著溫暖的鳥蛋，我卻從來不敢拿。深秋，葦子開花了，模樣就像今天的孩子們手裡舉著的棉花糖，挑在蘆葦的桿頭上，很柔軟，也很順滑，彷彿一口氣就能把上面的花吹飛了。冬天來臨，村裡開始割葦子，用來編葦蓆或賣給蓋屋的人家。這時候，葦喳喳就不見了，估計是飛到南方過冬了。葦塘裡的水也漸漸乾涸。冰凍將黑色的泥土掩蓋了。沒有葦子的葦塘很蕭索。每年冬天，我們都盼著春天早點來。等到春天來臨，葦子才又長出來，葦喳喳的聲音又在耳邊迴響著。葦子最茂盛的時候，端午節也快到了，這個時候的葦子長得一人多高，家家戶戶開始準備葦葉包粽子。包粽子的葦葉不能太嫩，也不能太老，嫩葦葉太窄，兜不住米，老了一折就斷了。最好的葦葉長在最為茂盛的蘆葦上，葦葉的顏色深，葉片寬而長，有一定的柔韌度，包出的粽子才結實。採葦葉，我們都叫「劈葦葉」，一般都是男的

若荷

種棗的人家太多了，家家都不缺這個。包好的粽子放在鍋裡，加水浸泡一晚上，第二天不亮，母親就早早地起床，看原本癩癩的粽子滿滿地脹起來，就開始生火煮粽子。炊煙在灶裡瀰漫，睡夢裡都是炊煙的味道。等炊煙散去，我們從夢中醒來，粽子也煮熟了，取而代之的是粽子的清香。粽子撈出鍋，母親用葦編的用具盛了，讓我們先送給長輩們幾個，再送給左鄰右舍幾個，等粽子分送完畢，全家人才圍坐在桌邊吃粽子。往往是剛給東家送了粽子，西家也正好送粽子給我們。大家在街頭上遇到，分享著粽子，也分享著喜悅。因為大家都知道，每家的粽子都不一樣。東家用的是高粱米，西家用的是黏米，南邊、北邊的人家用的是玉米仁……不同的材質，色澤、味道也都不一樣。等我們坐下吃飯時，桌上的粽子早就已五花八門了，什麼餡的都有。這一天的早餐和午餐，吃的必定是粽子；這一天的人們相約見面，談的必定是粽子。走在街上你也會發現，各種各樣的粽香混雜在空氣裡，整個村莊都被粽子的味道瀰漫了。除了包粽子，端午節那天我們還去採艾葉，三五枝艾蒿為一把，插在老屋的牆縫裡，遠遠就能聞到一股艾葉香。把艾葉團成團壓扁，包在裁好的紅布綠布裡，讓姐姐們給我們做荷包。紅布做一個，綠布做一個，掛在驕傲的脖子上，於是童年的睡夢裡，便又飄起了粽子的甜，艾葉的香……令人遺憾的是，四十多年過去了，那條小河早已斷流，那個葦塘也被人們填平了，以致後來出生的年輕人，早已沒有那條河、那片葦塘的記憶了。它成了我們這一代，甚或更年老的人們的記憶，定格在夢裡了。

一段感人的領獎辭

今屆獲得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終身成就獎的得獎人之一松哥何明松獲獎後到頒獎台上代他領獎，並說出他的一段得獎感言。我預先將他的話消化及背誦，然後以他寫該段文字的情感說出。他說：「我覺得大會在我退休時頒發這個獎項給我很有意義，因為這是我從事表演行業三十年的成績表，令我感到很開心和安慰。同時，亦令我有很大的感動。回憶起二十四年前的秋天，我本來是居住在廣州寬敞的大屋的，卻跑到香港住在小小的劏房之中；我明明享受著妻子每天為我燒飯的幸福生活，卻要在香港每餐捱盞飯，過著孤獨的單身生活。當時，我的女兒只有六歲，是很需要父親在她身旁照顧她，看著她讀書和成長的。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她。我真的對不起我的妻子和女兒。所以，今日我得到這個榮譽，可以說是我多年艱辛的生活來換取來的。」

朋友說自己跟父親的緣分薄。小時候父親當船員，常常出海到菲律賓，幾個月回家一次，逗留未幾便又走了。到了高中會考，父親回來的次數少了，對她的學業不大關心。其後大學畢業，父親終於辭掉了船上的工作，退休回家。奇怪的是父女兩人在小小的住家裡都很少說話，連共處一室

近水樓台先得「賊」 所以，樹大有枯枝，管理公司已經成為了「近水樓台先得賊」的最大危險因素。管理公司都是通過招標取得大廈的管理權的，因為採取價低者得，管理公司的收費都會壓到很低的水平，有一些管理公司則在收費方面定明：如果大廈進行維修，管理公司將會收取百分之五的維修費，已經監督和顧問費用。目前，政府推行了最低工資制，已經使得管理公司既招不到足夠的合格的人手，也使管理行業無利可圖。他們唯有出奇招搵銀紙，做收購財團的「二五仔」，這是發財的捷徑。有一些大廈，七成的業主願意出售業權，百分之三十不願意，最後購入的業權的財團，一定壟斷了業主立案法團主席的位置，通過管理公司許多不作為，管理水、水、有時更加加爆曬水喉，餘下的小業主不想投降也不可能，最後只能出售物業了事。若果地舖不肯走，大廈管理處立即會進行假維修，在你的店面的行人道，搭起了竹欄，讓行人經過也不方便，商

師生緣

當我們喜愛的老師不一定是有厚薄的人，反倒是因為跟同儕們湊熱鬧，轉而跟不熱心的老師每年聚會三幾次，日久生情。或許當老師的也有同樣的際遇，最疼愛最當予以支持的學生，畢業後去如黃鶴，反而在學時沒甚留意，卻常常來拜訪，嘘寒問暖。緣分這回事，背後另有會計師，收支並不平衡。有件關於師生的事，聽到的人都義憤填膺。我們最敬愛的一位教授，為人慷慨，從不吝嗇對我們的支持。他用退休金買了一所房子，從未幾收到一位舊學生的求助說需要金錢周轉，否則要坐錢債牢。老師想也不想，便把房子按給銀行，轉頭把款項借了給他。這個人繼而失蹤了，老師房子被收，便跟師母移居外地，未幾客死異鄉。師生之間原是單純而不涉利害的，這份崇高的關係卻被徹底地利用和令人痛心。昨晨我的論文導師劉先教授在台北去世了，消息傳來叫弟子們神傷。我們都領受過老師的愛護和推薦，甚至因此而受福一生，但也怪責自己回報和問候不足，致使在一起的記憶都是從前調得很，但並不代表影響不夠深遠，有時是正好相反。

翠袖

文潔華的得說情分，父子母女之間如陌路人的，比比皆是，師生之間也是一樣。朋友說自己跟父親的緣分薄。小時候父親當船員，常常出海到菲律賓，幾個月回家一次，逗留未幾便又走了。到了高中會考，父親回來的次數少了，對她的學業不大關心。其後大學畢業，父親終於辭掉了船上的工作，退休回家。奇怪的是父女兩人在小小的住家裡都很少說話，連共處一室

今屆獲得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終身成就獎的得獎人之一松哥何明松獲獎後到頒獎台上代他領獎，並說出他的一段得獎感言。我預先將他的話消化及背誦，然後以他寫該段文字的情感說出。他說：「我覺得大會在我退休時頒發這個獎項給我很有意義，因為這是我從事表演行業三十年的成績表，令我感到很開心和安慰。同時，亦令我有很大的感動。回憶起二十四年前的秋天，我本來是居住在廣州寬敞的大屋的，卻跑到香港住在小小的劏房之中；我明明享受著妻子每天為我燒飯的幸福生活，卻要在香港每餐捱盞飯，過著孤獨的單身生活。當時，我的女兒只有六歲，是很需要父親在她身旁照顧她，看著她讀書和成長的。可是，我卻在這個時候離開了她。我真的對不起我的妻子和女兒。所以，今日我得到這個榮譽，可以說是我多年艱辛的生活來換取來的。」